

爱乐者说

“蓝色的爱”与“悲歌”

■李近朱

【频繁的书信并非是连篇累牍的绵绵情话,那些文字大多是两位知音关于音乐艺术的对话。没有梅克夫人站在对面,柴可夫斯基不会用文字叙说那么多的对自己作品的解读。】

百余年来,在音乐界域传布的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挚爱的通信,为19世纪这个浪漫艺术岁月平添了神奇且神圣的色调。十三度春秋,他们只是神交于书信,从无晤面。而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炽热之情,又让百多年来多少人大惑不解。托尔斯泰说过,男女之间几乎没有友谊与友情,只有爱情这个唯一。这话有些偏激,却也有点道理。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这个旷日持久的交往,以及火辣辣的溢情的文字,尽管不少人冠以“柏拉图”之爱,或是“挚爱的友情”,其实,这就是爱情多元表现中的又一种方式。有人诗意地称谓为“蓝色的爱”,则表明了这是“爱情”,且泛起了特殊的“蓝色”。

多年以来,人们多少次在聆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不知多少次在阅读他的书信文字。关于“爱”抑或“蓝色的爱”,这已是柴可夫斯基生平中不争的事实。他们年差无几,生情无碍。问题在于,一个富孀和一个清苦的音乐家,何以能够发生挚爱之情,并让梅克夫人慷慨解囊,保障柴可夫斯基后半生无后顾之忧。其实,物质上的资助只是外在层面。关键是他们之间的“蓝色的爱”,在音乐上成就了这位俄罗斯艺术大师的不朽勋业。

可以说,没有梅克夫人与作曲家的挚爱之情,就不会有柴可夫斯基所说的“我们的交响曲”,即自《第四交响曲》起始的他的杰作之林。频繁的书

信并非是连篇累牍的绵绵情话,那些文字大多是两位知音关于音乐艺术的对话。没有梅克夫人站在对面,柴可夫斯基不会用文字叙说那么多的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同样,我们在梅克夫人的信中又发现了身处两个阶层的两位挚情之人,何以产生共鸣。梅克夫人竟与这位柴可夫斯基有持续13年的漫长之“恋”,仅仅从爱好艺术这个太普通的理由来解读是不够的。在梅克夫人的庄园里,不乏艺术家往来。诸如远道而来的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等人,皆曾在她的“音乐教师”任上徜徉不少时日。

梅克夫人在写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过一句话:每每听到您的音乐,我总是泪流不断。或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诗人艾青曾有一句诗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梅克夫人伴着柴可夫斯基音符而流下的泪水,首先表明她对于作曲家所耕耘的这片音乐“土地”爱之深切。她的音乐打动了她的心。

梅克夫人说过,在聆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她有一种“精神接近”之感。她叙述到,如今她虽贵为富孀,但也曾有过以20文比小钱而尴尬维持生计的日子。有过清苦的生活经历,加上往昔车水马龙的豪门境况不再,家产丰厚却难敌旷日持久的寂寞与冷清。不缺物质的她,精神上是空虚的,情绪上是忧郁的。她渴求精神上的充实乃至共鸣。而身处19世纪下半叶的柴可夫斯基,也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时代的压抑,情感的坎坷,以及脾性的孤僻等等,使他的音符总是涂上一层郁色。听来,他的音乐动听优美,但却难射进充沛的阳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特征就是“悲歌”。

“悲歌”,正好契合上了梅克夫人也是少有阳

光的心态,于是,他们的“精神接近”了,他们的情感共鸣了。梅克夫人直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就是她的心声。她说,在您的音乐中,我们已经融为一体。这就是从“精神接近”,走向了共鸣相知,成为灵魂上的伴侣。有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宝贵的精神上的“合拍”,尽管仅仅是“柏拉图”式的爱,但那种炽热程度已能够称为震动艺术历史的一个旷世之情了。于是,这个诗意的“蓝色的爱”,犹如大海一样深邃阔远,并且超越了13年,而成为永恒。

13年后,梅克夫人无理由地终止了书信往来。这个巨大的黑色的休止符,给柴可夫斯基以致命一击。四年之后,也就是柴可夫斯基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最后一部题为《悲怆》的交响曲问世。极度低沉的情绪,压垮了“交响曲”模式。向来是明朗雄壮的终曲乐章,被他写成了一个慢板乐章,挤满了无尽哀情的音符。“黑色”的结尾,关上了这部《第六(悲怆)交响曲》的大门,也关上了音乐大师人生的大门。

音乐具有无限的情感力量。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音乐搭起了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蓝色的爱”的桥梁。从“接近”到“相融”,这个过程,就是爱的过程。在伟大的音乐面前,这是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也是精神相通的挚爱友情。音乐本就是感情的艺术。这个特质,在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两位艺术“情侣”的人生中,演绎得如此鲜明深切和惊心动魄,这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艺术自身所蕴含的情感的力量,既改变了人,也造就了不朽的艺术经典。

在“悲歌”一般的柴可夫斯基的生涯中,他与梅克夫人的爱,却像阳光一样,温暖了和滋润了他们两人已经枯寂的心灵,这才为后世留下了让我们沉思和感慨的生活的和艺术遗产。

中美村诗苑

雨晨偶成
■曾庆存
静听檐前滴沥声,匀调吐纳得安宁,
雨中不碍勤修练,自有心田蕴性灵。

圆周率·天池美
■余德浩
好妩媚!水,宝镜峨眉。
美,满目竞芳菲。
流珠泻玉悬崖瀑布飞。
幸会,穆王金母来陪。
迎客爽风吹,游人醉,佳境紧相随。
草木葱茏雪岭崔嵬,一洗尘心天地共欢悲。
灵山笔架何雄伟,泼墨挥毫四海起风雷。
同举杯!

中吕·满庭芳
贺香山诗社成立30周年
■白彤霞
香山脚下。群贤结社,烂漫年华。
卅年光景多佳话,文苑奇葩。
敬诗韵柳窗聚雅,论古今云外天涯。
诗友情无价,春风儿又把,老树簇新芽。

蝶恋花·贺天舟一号
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王赫珍
载货飞船升玉宇,破雾穿云,星汉观情侣。
寻觅天宫尊有序,巧对接心曲。
不畏征途难几许,变幻频频,自信终团聚。
相见情浓泪雨,神州科技赢荣誉。

七律·登黄鹤楼
■孙竹清
白云黄鹤诵千秋,三镇雄姿壮此楼。
二水江滩披秀色,七桥天堑涌车流。
山添新绿紫花绽,湖泛春光丽日浮。
敢为人先九头鸟,年年彩笔绘新猷。

步韵李树先先生
咏“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宋文龙
一带繁花一路春,尧天舜日映红云。
漫步西域驼铃远,携手五洲挚友新。
戮力齐心腾虎步,和衷共济起龙吟。
雁栖湖畔举杯醉,一曲双簧赞颂今。

群聊
■丁志田
网上天天见,诗词日日鲜。
群聊题目广,前世此生缘。



飞沿走笔

阿拉贝拉的汉语水平与文化基因的魔力

■张田勘

【像阿拉贝拉这样习得中国文化则是文化基因的横向传播,也即漂移,是中文学校的老师和阿拉贝拉的中文保姆向其传播的结果。】

中美两国元首夫妇11月8日在故宫博物院宝蕴楼茶叙时,特朗普使用平板电脑向习近平夫妇展示其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经》和古诗的视频。

尽管有网友称,即便是总统家的娃儿,也一样逃不过被大人推出表演节目的命运,但这种表演更为精妙的作用,其实在于国际政治中拉近双方的情感距离。

不过,阿拉贝拉的表现其实是在阐明文化(文明)传播、借鉴、交融、模仿和学习的一种本质,即文化的同质(共同文化圈)和异质(跨文化圈)传承,以及后者的相互影响。

费孝通先生称,文化的境界由高到低有几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阿拉贝拉的表现至少让中国人感到了自己的文化之美,而且人家也在美自己之美,尽管是一个孩子的表演。但是,要达到美美与共,需要的是不仅承认他人的文化有美好之处,而且,很多东西有借鉴之美,更有普世之美。

在做到这一点之后,才会有不同文化的相互学习、传播和交融,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则体现为人类文明传承的一个规则或共同途径——文化基因的传播和漂移。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人类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 meme,认为这是除生物基因之外的复制因子,也是模仿的基本单位。

在汉语中对 meme 有不同的译法和叫法,如音译为摹母、密母、摹母、弥母、米姆、谜米、米米、糜糜等,或意译为理念因子、模仿因子、文化基因、思想基因等,但现在文化基因的译法更为普遍。

阿拉贝拉秀中文显然是文化基因在文化和文明传播和交融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和证明。并未在中国长大的阿拉贝拉会表演流利的中文,是文化基因的魔力和作用结果。

文化基因这种复制因子类似于生物基因,

也具有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文化基因的遗传当然不同于生物基因的遗传,而是通过模仿而得到遗传和传递,这也是 meme 的主要属性。阿拉贝拉就是在中文学校学习和在中国保姆的指导下模仿和学会了中文,并且能表演得较为字正腔圆。

不过,文化基因的传播其实是分为纵向和横向的维度。就文化基因的遗传来看,从祖辈那里遗传下来的观念、认知、文化和行为方式等,才算得上是纵向的遗传,像阿拉贝拉这样习得中国文化则是文化基因的横向传播,也即漂移,是中文学校的老师和阿拉贝拉的中文保姆向其传播的结果,由此,中国文化横向漂移到了阿拉贝拉的大脑和思维中。

当然,文化基因也有变异性,因为无论哪种文化在传递过程中并非都是完善的,而且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同人们在转述一个事件时,或许会添加一些细节,或许会删减一些内容,这对于文化的横向传播来说更是如此。所以阿拉贝拉的中文表演尽管得了A+,但还是不能与具有得天独厚中国文化母语的孩子相提并论。

当然,文化基因也具有选择性,这既在文化基因自身的传播能力是不同的,因为某些文化基因更易于传播,另一些文化基因则很难或从来得不到传播,也在乎,文化基因是否受到不同地区和国家人们的欢迎或抵制。

一种文化如果在不同地区受到欢迎,那么它的传播就会比较广泛和迅速,他人的文化是否受欢迎,这其中当然掺杂了无数的因素,如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也有文化本身是否优秀,是否具有共同承认和认可的价值、美感和心灵共鸣。这也是为何文化基因会在哲学、教育、心理学、生物学、医学、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营销学等学科和领域广泛应用的原因。

从阿拉贝拉的演唱来看,一些中文歌曲的歌词、旋律和诗歌的蕴涵显然已经具有共同承认的价值。既然美国人都看得到并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也应当不输于美国人,也应当学习他人的有价值的文化,而不必凡事须问西方还是东方。如此,才能慢慢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

【记者问,那你当演员就是为了挑战自己?他说,90%是为了挑战自己,10%是为了吸引姑娘。】

美国工程院的院刊叫 The Bridge (《桥梁》),我理解这个刊名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桥梁是典型的工程专业,另一方面,美国工程院十分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而桥梁正是“跨”的象征。每一期《桥梁》都会发表一篇对工程专业以外人士的采访记,2017年秋季号发表的是对美籍日裔演员 Masi Oka(丘增)的采访,这也是该刊第一次采访演员。

丘增197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6岁随家人移民到了美国,大学毕业后加入了乔治·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在1997年到2006年11月期间为《星球大战》三部曲、《世界大战》、《终结者3》等影片做视觉特效工作。2001年,丘增第一次作为演员出现在观众面前,在连续剧《吉尔莫女孩》中客串露脸。2002年他在电影《王牌大贱谍3》饰演了一个日本行人。2006年,他开始在美剧《超能英雄》中饰演中村广,并凭借在本剧中的精彩表演获得2007年金球奖和艾美奖连续剧最佳男配角的提名。2008年在史蒂夫·卡瑞尔和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电影《糊涂侦探》中,他客串了布鲁斯。2010年,他又在美剧《天堂执法者》中出演常规角色。

记者问道:你在布朗大学获得的是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学位,怎么做演员了呢?丘增回答,在校期间,他也学习艺术和音乐,因为布朗大学的一个优点是不设置核心课程,这样,他就可以躲开不喜欢的历史课和英语课,而选修很多自己喜欢了的课程。

中学时代,他就读于一所男子高中,在高中时期他就十分喜欢数学和科学,还参加了国际象棋俱乐部、数学俱乐部和计算机俱乐部。后来,他的朋友们都蜂拥去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但是他认为,本科教育既是学术教育,也是社交教育,“我也要与女孩交往。最重要的,我不愿意被定型化”。“我要挑战自己,向世人表明,我是个左右脑都发达的人。于是我来到了布朗大学。”

上大学后,他刻意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就选修了戏剧艺术,并爱上了戏剧。他觉得,戏剧“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和视野”。但他那时从未想过以此为职业,“因为演艺圈里有几个亚裔?他们能红起来吗?”如今,亚裔演员的机会较多了,那时候,“我不愿意增加单身母亲的经济负担,做一个苦哈哈的艺术家”。

记者问,那你当演员就是为了挑战自己?他说,90%是为了挑战自己,10%是为了吸引姑娘。

对于“人们看到你在银幕上的表演有何反响”的问题,他回答说,由于亚裔美国人当演员的很少,他们这些当了演员的就成了效仿的对象,因此,自己有责任给下一代想在艺术界发展的亚裔孩子们树立一个榜样。演电视剧《超



成为好莱坞明星的理工男

■武夷山

能英雄》后,有两个粉丝当面告诉他,他们本来打算自杀,看了电视剧后,被他扮演的中村广的形象所感染,放弃了自杀念头,决定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

记者问,你的理工科背景对你的表演有影响吗?他说,绝对有影响啊。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人都是艺术家,每人都是工程师。“我们可以是社会工程师、梦想工程师、艺术工程师,等等,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他说,“大学教你如何解决问题,你的主修专业便是你用以解决问题的语言,都与批判性思维有关。创造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的一部分,批判性思维也是创造性思维。我觉得,严格区分这两种思维既很困难,也不公平,因为二者携手而行。”他还认为,最棒的艺术家也是最棒的工程师,反之亦然。“我做过多次制作人,我认为对于制作人,思维的灵活性非常重要……左脑和右脑需要和谐相处。”

对于工程师,人们常说跳出框框进行思考,而他认为“对于艺术家,很重要的事是一个框框,把问题限定清楚”,由于精力聚焦,就更容易产生创意。“我长大后的使命,就是要打破定型化,不理睬人家对你说‘你只能干这个’,不被贴上标签。……每个工程师心里都有一个艺术家,每个艺术家心里也都有一个工程师。”

最后,记者请他对《桥梁》的读者(包括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国会议员、大学学长的院长等各界人士)说几句话,他说,“我们正在创造未来。我想说,胜利者创造历史,但是,挑战者创造未来。我希望每个人都挑战自己,做出发现,探索人生。”

讨论一下电影商业化的问题

■王蒙

【爱因斯坦喜欢说什么?他说:“我一生的主要成就就是小提琴,可惜你们这些人听不懂我的小提琴,都在那儿捧我的相对论,我的相对论算什么?”】

电影面向市场是一个进步,我从来认为文艺和市场并不是注定势不两立的。文艺界有一些精英意识比较强的同行、朋友,他们提起市场来往悲愤、痛苦,有一种悲愤莫名的感觉,认为市场已经把文艺都糟蹋了。我并不这么看,我认为广大老百姓有权利学习文化,也有权利进行文化的消费。各种不同层次的作品都有它的价值,有快餐,有速食面,有果丹皮,有金施尔康,也有垃圾食品,需要填充一下肚子,我看这个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我认为张艺谋是咱们国家最优秀的,最富有想象力的,最富有电影镜头感觉的导演,他的想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且我不赞成有些人,有些学者、有些学院派的批评家把《英雄》说得是一场糊涂。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曾经出过一个专栏,叫《说破(英雄)羞煞人》,说《英雄》美化封建专制,讨好封建专制,甚至有人分析《英雄》还要讨好美国的单边主义,等等。我也不赞成。为什么?要这么分析问题有点较劲,有点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的劲,所以我不赞成。但是张艺谋后来到了《十面埋伏》以后,他还大讲一套理论:电影就是让人看的。思想是什么?另外有一个导演在正式公开出版的刊物上说:对于电影来说,思想就是垃圾。这个发展得有点过,让人有理由感到一种担忧。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导演、最优秀的演员在那儿制造一批没有灵魂的、空壳性的东西,就会出现我们文艺作品的一种空心现象,跟萝卜糠了一样,心儿空了,看着仍然是红红绿绿的。而张艺谋是一位非常高级的导演,如果他就是可以的导演,玩点儿花活儿,追求点票房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他最优秀的导演追求这种空心的文艺作品,那么更好的文艺作品有谁会去做呢?一个大导演,比如他也出产一些没有太大深刻意义但是票房很好的作品,这也不错,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应该有一个目标,可以制作生产出更高、更能够给人一种精神的启迪,一种愉悦,也给人一种震动的这样的东西来。

冯小刚这人我很熟悉,也算是一个年轻的朋友,我们在一块儿也吃过饭,也聊过天,见面都很熟悉。冯小刚的许多作品非常成功,我觉得冯小刚是一个天才。因为他没有正规地学习过拍电影,但是他拍得却这么成功。

但是他用一种非常不屑的语气,可能是故意这么宣传:“《天下无贼》完全是瞎编的,无非就是利用观众的那一点点善良,就编造这么一个神话,一个贼良心发现,非要做好人不可,这根本就是骗观众、蒙善良的,哪像《手机》,我的《手机》拍得才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有他的商业目的,也可能有他的弦外之音。作家、艺术家、学者有时候会放烟雾弹,他对人家公认他有成就的东西故意贬低,显得更高不可攀。比如爱因斯坦,这了不起吧,比冯小刚、张艺谋的地位都要高。爱因斯坦喜欢说什么?他说:“我一生的主要成就就是小提琴,可惜你们这些人听不懂我的小提琴,都在那儿捧我的相对论,我的相对论算什么?”爱因斯坦来这一手,他来这一手你一听就震了。为什么?他的相对论咱们已经是五体投地了,你想他的小提琴要是拉出来,比帕格尼尼,比梅纽因还不定强多少呢。齐白石毫无疑问也是大家,他说我是画不如书,就是我的画没有字好,书不如诗,我写的字没有我做的诗好,诗不如金石,我做的诗不如我刻的印好。可是现在老百姓买张画舍得花钱,买书花钱就次之,买诗更次之,买印更次之,老百姓不懂你有什么用办法?

名人这么说话,请注意这是名人说话的一个特点,他故意跟你拧着说,故意往“葛”了说。你已经接受了那部分东西,他把它贬得一钱不值,好像回过头来他更有深奥、更高超的东西,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觉得他太伟大了,感觉深不可测。

所以冯小刚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提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绝对不能低估受众、观众、听众、读者向善的那一点点愿望。如果我们的听众,如果我们的观众,如果我们的读者连最后的一点点在电影院里向善几十分钟的东西都没有了,那我们的国家就惨了,就麻烦了。因此,冯小刚朋友没有权力嘲笑观众的这点向善的愿望,不能拿出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玩弄观众的态度。

我们的文艺作品不管怎么样走向市场,不管怎么样迎合市场,不管怎么样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有一种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尊重,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珍惜。比如一个小偷不想当小偷,这是一件可喜的事,这是一件动人的事情,就算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这样的例子,那么你在电影上制造这么一个例子也是好的,要有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避免我们的文艺作品的这种“空心现象”。

(摘自《中华玄机:我要与你讲传统》,王蒙著,天地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